



仁波切于 2021 年钦哲基金会董事会上的致辞

2021 年 9 月 25 日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在世界各地为护持和巩固佛法所做的努力、奉献、贡献、关注和善心，你们都做得非常出色。今天是顶果钦哲仁波切的纪念日，所以这是最吉祥的聚会。

在此，我只想提醒大家，我们是谁，以及就我们可以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发展给一些建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钦哲基金会的唯一愿景和使命，就是保存和弘扬佛法。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如何在现今的世界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过去，每当喇嘛们谈到保存、传播和弘扬佛法时，他们总是谈到两件事：学习和修行。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你不懂理论，就无法应用佛道。同时，光知道理论是不够的。为了获得任何利益，你必须运用你所学的东西。因此，为了重新思考我们弘扬和保存佛法的意义，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今天学习和修行佛法的真正意义。

过去，当藏地的喇嘛们谈到学习、修行和弘扬佛法时，他们往往假设人们已经对佛法感到兴趣。在古印度，以及近代在西藏、日本、泰国、斯里兰卡和不丹等地，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佛教徒。因此，他们可以认同这样的说法：“首先你必须学习佛法，然后才是修行”。

但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不确定人们是否对学习佛法感兴趣，包括在传统的佛教国家。而在那些传统的佛教国家以外的地方，我不相信人们甚至对佛教有那么大的好奇心。

因此，当人们可能对佛教或任何灵性道路都不感兴趣时，立即要求他们首先学习佛法然后修行，这要求很高。事实上，即使他们可能有任何兴趣，也可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定义的那种兴趣。例如，人们可能想利用佛法来获得平静，减少压力，或在工作中变得高效和成功。当然，我想，对佛法有任何一点兴趣都已经是一种福报了。

当藏族喇嘛和其他传统佛教导师，如泰国和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徒，或中国的大乘佛教徒和其他人使用他们的旧式语言时，我常常觉得他们并不理解现代化或不知道它是什么。有时，他们似乎对现代化毫无意识，甚至不承认它的存在。如果他们意识到了现代化的存在，他们可能会否认或贬低它，或者直接放弃它，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应对所有这些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是很讽刺的，因为佛陀在他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人，他深刻地挑战了旧的、传统的方式，他的思想在可以想象的最大范围内实现了真正的现代化。因此，当我们这些佛陀的追随者不能够随着现代化的浪潮而冲浪滑行，甚至否认现代化这个现实，这确实是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

现代化不会就此停止。它将继续下去，事物的现代化甚至会发展得比现在更快、更凶猛。如果我们真的想保存和弘扬佛法，我们真的需要注意这个现实，并将其纳入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不幸的是，我们太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认为现代人对灵性道路或佛法不感兴趣。这表明我们真的不了解现代人。不管现代与否，任何受苦的人都需要某种方式来摆脱这种苦。我们都需要解脱。所以，现代化和它的速度永远不应该被拒绝，也不应该引起任何担忧，特别是对佛教徒来说。

令我经常感到沮丧的是，佛教其实是所有宗教中最前卫、最先进的，但我们不知为什么把自己放到了非常古老的框架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样的宗教，其核心教义实际上并不那么现代的，因为它们是基于更固定的思想和信仰体系，甚至扎根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但是，基督徒却能以某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了现代宗教。

简单来说，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意识到，现代化正不断创造不同的情况和环境，因此，保存和弘扬佛法也要适应这些新的条件和环境。这意味着钦哲基金会作为一个组织，必须充分意识到现代化和它所带来的改变，并在这种形势下保存和弘扬佛法。我们也应该帮助我们的传承者、上师、导师和其他佛法利益相关者，了解当今的时代和形势需要什么。钦哲基金会应该思考如何做到这一点。

比如说，每当我们谈到佛法的利益相关者时，不知为何总是自动想到喇嘛、仁波切、僧人或上师。我也有这个习惯。这说明我们的思维方式很陈旧。现在不应该是这样，从来也不应该是这样。事实上，作为佛教徒，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完全依赖于喇嘛、堪布、仁波切、僧侣和尼姑作为灵性道路的权威。实际上，佛法的真正持有者可以是任何人——在家众、男人、女人、变性人、商人、农民、博主、网红、舞者、时装设计师或厨师。

我们正忽视现代需求的另一个例子是，笼统地说，像我这样的喇嘛现在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已经皈依的佛教徒上，几乎没有努力去帮助那些没有皈依的人——那些完全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像基督教传教士一样，去敲别人的门，让他们皈依。佛教徒就是没有那种行动或组织的本领。但是，也许我们至少可以放下一点自以为是的傲慢，说“哦，我们佛教徒是不会去改变人家的信仰的”。

当然，用武力或欺骗的方式使人皈依，会完全违背我们的目的。但是外面有很多人，都有苦、痛和焦虑，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如何寻找信息。作为一个佛教徒和菩萨，无视或忽视这些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我们肯定也有责任帮助他们，至少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

我们如何隐晦地回避了现代状况的第三个例子，就是我们混淆了数量和质量。我们这些当今的佛法利益相关者，大部分从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策略，如何既产生许多佛教徒（数量问题），同时又产生优秀的佛教徒（质量）。因此，对佛法完全陌生的人往往会立即被诸如内观或前行之类的东西轰炸，因为我们试图在那些可能没有时间坐下来连续修行几个小时的人中创造质量。事实上，他们甚至可能对皈依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做十万个大礼拜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失去了许多真正追求佛法的人。

我也问过我的喇嘛朋友这些问题：“我们难道不应该担心佛教是唯一正在没落的主要宗教吗？我们真的不关心数量，不想世界上有很多佛教徒吗？”你有时会听到学者型佛教徒批评或贬低“世俗佛教徒”。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嘲笑或看不起那些所谓的世俗佛教徒。我们真的需要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并认识到，归根结底，除非我们有足够数量的佛教徒来培养真正优秀的佛教徒，否则我们不会得到高质量的佛教徒。

我最近在加拿大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她的 Instagram 上有几百万的粉丝。她对佛教没有太多了解，但告诉我她读过我的书和明就仁波切的书。她把她在這裡、那里捡到的零零碎碎的知识做成像大杂烩一样的东西，并从中与她的数百万粉丝谈论佛法、佛陀、爱、慈悲和菩提心，以及时尚、食品和指甲油。这种事情我们即使不鼓励，也绝对不应该阻止，因为外面很多人对她这样的人的共鸣远远超过对我这样有某种宗教外表的人。总而言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个策略去接触这些潜在的佛教徒。现在，每次我们所谓的为数量而努力的时候，最终都只是做了适合产生质量的事情。另一方面，每次当我们为质量而努力的时候，最终也只是做了适合产生数量的事情。那些促进和支持佛法保存和传播的人，像钦哲基金会，应该思考这些问题并尝试新的策略。

我们佛教徒未能与现代接轨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我们似乎只考虑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没有考虑五十年或一百年后的佛教徒。钦哲基金会现在有四所学校，在新加坡、纽约、印度和不丹。我们现在应该根据我在这里所说的，来审视这些项目，即如何培养新一代的佛法利益相关者和传承者，甚至培养基本上懂得欣赏佛法的一代。因此，重要的是要根据这下一代的情况来审视我们所有的工作。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但我相信你们都明白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要在现代背景下看待我们的愿景和使命。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当我们有效地与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的人们和需求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保护和传播真正的佛法。